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警世通言
第十三卷 三現身包龍圖斷冤

甘羅發早子牙遲，彭祖顏回壽不齊， 范丹貧窮石崇富，算來都是只爭時。

話說大宋元佑年間，一個太常大卿，姓陳名亞，因打章子厚不中，除做江東留守安撫使，兼知建康府。一日與人官宴於臨江亭上，忽聽得亭外有人叫道：「不用五行四柱，能知禍福興衰。」大卿問：「甚人敢出此語？」眾官有曾認的，說道：「此乃金陵術士邊瞽。」大卿吩咐：「與我叫來。」

即時叫至門下，但見：

破帽無簷，襤褸衣裾，霜鬚瞽目，偻倭形軀。

邊瞽手攜筇杖入來，長揖一聲，摸著階沿便坐。大卿怒道：「你既瞽目，不能觀古聖之書，輒敢輕五行而自高！」邊瞽道：「某善能聽簡筇聲知進退，聞鞋履響辨死生。」大卿道：「你術果驗否？……」

說言未了，見大江中畫船一隻，橈聲咿軋，自上流而下。大卿便問邊瞽：「主何災福？」答言：「橈聲帶哀，舟中必載大官之喪。」

大卿遣人訊問，果是知臨江軍李郎中，在任身故，載靈柩歸鄉。大卿大驚道：「使漢東方朔復生，不能過汝！」贈酒十樽，銀十兩，遣之。

那邊瞽能聽橈聲知災福。今日且說個賣卦先生，姓李名傑，是東京開封府人。去兗州府奉符縣前，開個卜肆，用金紙糊著一把大阿寶劍，底下一個招兒，寫道：「斬天下無學同聲。」

這個先生，果是陰陽有準。精通《周易》，善辨六壬。瞻乾象遍識天文，觀地理明知風水。五星深曉，決吉凶禍福如神；三命秘談，斷成敗興衰似見。

當日掛了招兒，只見一個人走將進來，怎生打扮？但見：裏背繫帶頭巾，著上兩領皂衫，腰間繫條絲線，下面著一雙乾鞋淨襪，袖裡袋著一軸文字。

那人和金劍先生相揖罷，說了年月日時，鋪下卦子。只見先生道：「這命算不得。」那個買卦的，卻是奉符縣裡第一名押司，姓孫名文，問道：「如何不與我算這命？」先生道：「上覆尊官，這命難算。」押司道：「怎地難算？」先生道：「尊官有酒休買，護短休問。」押司道：「我不曾吃酒，也不護短。」先生道：「再請年月日時，恐有差誤。」押司再說了八字。先生又把卦子布了道：「尊官，且休算。」押司道：「我不諱，但說不妨。」先生道：「卦象不好。寫下四句來，道是：

由虎臨身日，臨身必有災。

不過明旦丑，親族盡悲哀。

押司看了，問道：「此卦主何災福？」先生道：「實不敢瞞，至尊官當死。」又問：「卻是我幾年上當死？」先生道：「今年死。」又問：「卻是今年幾月死？」先生道：「今年今月死。」又問：「卻是今年今月幾日死？」先生道：「今年今月今日死。」再問：「早晚時辰？」先生道：「今年今月今日三更三點子時當死。」押司道：「若今夜真個死，萬事全休；若不死，明日和你縣裡理會！」先生道：「今夜不死，尊官明日來取下這斬無學同聲的劍，斬了小子的頭！」

押司聽說，不覺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把那先生掙出卦鋪去。怎地了結？那先生：

只因會盡人間事，惹得閒愁滿肚皮。

只見縣裡走出數個司事人來攔住孫押司，問做甚鬧。押司道：「甚麼道理！我閒買個卦，卻說我今夜三更三點當死。我本身又無疾病。怎地三更三點便死？待掙他去縣中，官司究問明白。」

眾人道：「若信卜，賣了屋；賣卦口，沒量斗。」眾人和哄孫押司去了，轉來埋怨那先生道：「李先生，你觸了這個有名的押司，想也在此賣卦不成了。從來貧好斷，賤好斷，只有壽數難斷。你又不是閻王的老子、判官的哥哥，那裡便斷生斷死、刻時刻日，這般有準，說話也該放寬緩些。」

先生道：「若要奉承人，卦就不準了；若說實話，又惹人怪。此處不留人，自有留人處！」歎口氣，收了卦鋪，搬在別處去了。

卻說孫押司雖則被眾人勸了，只是不好意思，當日縣裡押了文字歸去，心中訥悶。歸到家中，押司娘見他眉頭不展，面帶憂容，便問丈夫：「有甚事煩惱？想是縣裡有甚文字不了？」押司道：「不是，你休問。」再問道：「多是今日被知縣責罰來？」又道：「不是。」再問道：「莫是與人爭鬧來？」押司道：「也不是。我今日去縣前買個卦，那先生道，我且在今年今月今日三更三點子時當死。」押司娘聽得說，柳眉剔豎，星眼圓睜，問道：「怎地平白一個人、今夜便教死！如何不掙他去縣裡官司？」押司道：「便掙他去，眾人勸了。」渾家道：「丈夫，你且只在家裡少待。我尋常有事，兀自去知縣面前替你出頭，如今替你去尋那個先生問他。我丈夫又不少官錢私債，又無甚官事臨逼，做甚麼今夜三更便死？」押司道：「你且休去。待我今夜不死，明日我自與他理會，卻強如你婦人家。」

當日天色已晚，押司道：「且安排幾杯酒來喫著。我今夜不睡，消遣這一夜。」三杯兩盞，不覺喫得爛醉。只見孫押司在校椅上，朦朧著醉眼，打磕睡。渾家道：「丈夫，怎地便睡著？」叫迎兒：「你且搖覺爹爹來。」迎兒到身邊搖著不醒，叫一會不應。押司娘道：「迎兒，我和你扶押司入房裡去睡。若還是說話的同年生，并肩長，攔腰抱住，把臂拖回。」孫押司只吃著酒消遣一夜，千不合萬不合上牀去睡，卻教孫押司只就當年當月當日當夜。死得不如《五代史》李存孝，《漢書》裡彭越，金風吹樹蟬先覺，暗送無常死不知。

渾家見丈夫先去睡；吩咐迎兒廚下打滅了火燭，說與迎兒道：「你曾聽你爹爹說，日間賣卦的算你爹爹今夜三更當死？」迎兒道：「告媽媽，迎兒也聽得說來。那裡討這話！」押司娘道：「迎兒，我和你做些針錢，且看今夜死也不死？若還今夜不死，明日卻與他理會。」教迎兒：「你且莫睡！」迎兒道：「那裡敢睡！」道猶未了，迎兒打瞌睡。

押司娘道：「迎兒，我教你莫睡，如何便睡著！」迎兒道：「我不睡。」才說罷，迎兒又睡著。押司娘叫得應，問：「他如今甚時候了？」迎兒聽縣衙更鼓，正打三更三點。押司娘道：「迎兒，且莫睡則個！這時辰正尷尬！」那迎兒又睡著，叫不應。只聽得押司從牀上跳將下來，兀底中門響。押司娘急忙叫醒迎兒，點燈看時，只聽得大門響。迎兒和押司娘點燈去趕，只見一個著白的人，一隻手掩著面，走出去，撲通地跳入奉符縣河裡去了。正是：

情到不堪回首處，一齊吩咐與東風。

那條河直通著黃河水，滴溜也似緊，那裡打撈屍首！押司娘和迎兒就河邊號天大哭道：「押司，你卻怎地投河，教我兩個靠兀誰！」即時叫起四家鄰舍來，上手住的刁嫂，下手住的毛嫂，對門住的高嫂鮑嫂，一發都來。

押司娘把上件事對他們說了一遍。刁嫂道：「真有這般作怪的事！」毛嫂道：「我日裡兀自見押司著了皂衫，袖著文字歸來，老媳婦和押司相叫來。」高嫂道：「便是，我也和押司廝叫來。」鮑嫂道：「我家裡的早間去縣前幹事，見押司掙著賣卦的先生，兀自歸來說。怎知道如今真個死了！」刁嫂道：「押司，你怎地不吩咐我們鄰舍則個，如何便死！」兀地兩行淚下。毛嫂道：「思量起押司許多好處來，如何不煩惱！」也眼淚出。鮑嫂道：「押司，幾時再得見你！」

即時地方申呈官司，押司娘少不得做些功果，追薦亡靈。

捻指間過了三個月。當日押司娘和迎兒在家坐地，只見兩個婦女，喫得面紅頰赤。上手的提著一瓶酒，下手的把著兩朵通草花，掀開布簾人來道：「這裡便是。」押司娘打一看時，卻是兩個媒人，無非是姓張姓李。押司娘道：「婆婆多時不見。」媒婆道：「押司娘煩惱，外日不知，不曾送得香紙來，莫怪則個！押司如今也死得幾時？」答道：「前日已做過百日了。」兩個道：「好快！早是百日了。押司在日，直恁地好人，有時老媳婦和他廝叫，還啞不迭。時今死了許多時，宅中冷靜，也好說頭親事是得。」押司娘道：「何年月日再生得一個一似我那丈夫孫押司這般人？」媒婆道：「恁地也不難，老媳婦卻有一頭好親。」押司娘道：「且住，如何得似我先頭丈夫？」兩個喫了茶，歸去。

過了數日，又來說親。押司娘道：「婆婆休只管來說親。你若依得我三件事，便來說。若依不得我，一世不說這親，寧可守孤孀度日。」當時押司娘啟齒張舌，說出這三件事來。有分教：撞著五百年前夙世的冤家，雙雙受國家刑法。正是：鹿迷秦相應難辨，蝶夢莊周未可知。

媒婆道：「卻是那三件事？」押司娘道：「第一件，我死的大夫姓孫，如今也要嫁個姓孫的。第二件，我先丈夫是奉符縣裡第一名押司，如今也只要恁般職役的人。第三件，不嫁出去，則要他人舍。」

兩個聽得說，道：「好也！你說要嫁個姓孫的，也要一似先押司職役的，教他入舍的，若是說別件事，還費些計較，偏是這三件事，老媳婦都依得。好教押司娘得知，先押司是奉符縣裡第一名押司，喚做大孫押司。如今來說親的，原是奉符縣第二名押司。如今死了大孫押司，鑽上差役，做第一名押司，喚做小孫押司。他也肯來入舍。我教押司娘嫁這小孫押司，是肯也不？」

押司娘道：「不信有許多湊巧！」張媒道：「老媳婦今年七十二歲了，若胡說時，變做七十二隻雌狗，在押司娘家吃屎。」押司娘道：「果然如此，煩婆婆且大說看，不知緣分如何？」張媒道：「就今日好日，討一個利市團圓吉帖。」押司娘道：「卻不曾買在家裡。」李媒道：「老媳婦這裡有。」便從抹胸內取出一幅五男二女花箋紙來，正是：

雪隱蜀青飛始見，柳藏鸚鵡語方知。

當日押司娘教迎兒取將筆硯來，寫了帖子，兩個媒婆接去。免不得下財納禮，往來傳話。上下兩月，入舍小孫押司在家。夫妻兩個，好一對兒，果是說得著。不則一日，兩口兒喫得酒醉，教迎兒做些個醒酒湯來喫。迎兒去廚下一頭燒火，口裡埋冤道：「先的押司在時，恁早晚，我自睡了。如今卻教我做醒酒湯！」只見火筒塞住了孔，燒不著。迎兒低著頭，把火筒去灶牀腳上敲，敲不得幾聲，則見灶牀腳漸漸起來，離地一尺已上，見一個人頂著灶牀，腋項上套著井欄，披著一帶頭髮，長伸著舌頭，眼裡滴出血來，叫道：「迎兒，與爹爹做主則個！」唬得迎兒大叫一聲，匹然倒地，面皮黃，眼無光，唇口紫，指甲青，未知五臟如何，先見四肢不舉。正是：

身如五鼓衝山月，命似三更油盡燈。

夫妻兩人急來救得迎兒蘇醒，討些安魂定魄湯與他喫了。問道：「你適來見了甚麼，便倒了？」迎兒告媽媽：「卻才在灶前燒火，只見灶牀漸漸起來，見先押司爹爹，腋項上套著井欄，眼中滴出血來，披著頭髮，叫聲迎兒，便喫驚倒了。」押司娘見說，倒把迎兒打個漏風掌：「你這丫頭，教你做醒酒湯，則說道懶做便了，直裝出許多死模樣！莫做莫做，打滅了火去睡！」迎兒自去睡了。

且說夫妻兩個歸房，押司娘低低叫道：「二哥，這丫頭見這般事，不中用，教他離了我家罷。」小孫押司道：「卻教他那裡去？」押司娘道：「我自有個道理。」到天明，做飯喫了，押司聞去官府承應。押司娘叫過迎兒來道：「迎兒，你在我家裡也有七八年，我也看你在眼裡，如今比不得先押司在日做事。我看你肚裡莫是要嫁個老公？如今我與你說頭親。」迎兒道：「那裡敢指望，卻教迎兒嫁兒推廣押司媳只因教迎兒嫁這個人，與太孫押司索了命。正是：風定始知蟬在樹，燈殘方見月臨窗。」

當時不由迎兒做主，把來嫁了一個人。那廝性王名興，渾名喚做王酒酒，又吃酒，義要哈。迎兒嫁將去，那得三個月，把房臥都費盡了。那廝喫得醉，走來家把迎幾罵道：「打脊賤人！見我恁般苦，不去問你使頭借三五呵錢來做盤纏？」迎兒吃不得這廝罵，把裙幾繫了腰，程走來小孫押司家中。押司娘見了道：「迎兒，你白嫁了人，又來說甚麼？」廣迎兒告媽媽：「實不敢瞞，迎兒嫁那廝不著，又吃酒，又要賭。如今未得上個月，有些房臥，都使盡了。沒計奈何，告媽媽借換得三五百錢，把來做盤纏。」押司娘道：「迎兒，你嫁人不著，是你的事。我今與個啲銀子，後番卻休要來。」迎兒接了銀子，謝了媽媽歸家，那得四五日，又使盡了。嶼日天色晚，王興那廝喫得酒醉，走來看著也兒道：「打脊賤人！你見恁般苦，不去再告使頭則個。」迎兒道：「我前番去，借得一兩銀子，吃盡千言萬語，如今卻教我又怎地去？」王興罵道：「打脊賤人！你若不去時，打折你一隻腳！」

迎兒吃罵不過，只得連夜走來孫押司門首看時，門卻關了。迎兒欲待敲門，又恐怕他埋怨，進退兩難，只得再走回來。過了兩三家人家，只見個人道：「迎兒，我與你一件物事。只因這個人身上，我只替押司娘和小孫押司煩惱！正是：龜游水面分開綠，鶴立松梢點破青。」

迎兒回過頭來看那叫的人，只見人家屋簷頭一個人，舒角修頭，絆袍角帶，抱著一骨碌文字。低聲叫道：「迎兒，我是你先的押司。如今現在一個去處，未敢說與你知道。你把手來，我與你一件物事。」迎兒打一接，接了這件物事，隨手下見了那個絆袍角帶的人。迎兒看那物事時，卻是一包碎銀子。迎兒歸到家中敲門，只聽得裡面道：「姐姐，你去使頭家裡，如何恁早晚才回廣迎兒道：「好教你知，我去媽媽家惜米，他家關了門。我又不肯敲，怕吃他埋怨。再走回來，只見人家屋簷頭立著先的押司，舒角修頭，絆袍角帶，與我泡銀子在這裡。」王興聽說道：「打脊賤人！你卻來我面前說鬼話！你這一包銀子，來得不明，你且進來。」迎兒人去，上興道：「姐姐，你尋常說那灶前看見先押司的話，我也都記得，這事一定有些溪蹺。我卻怕鄰舍聽得，故恁地如此說。你把銀子收好，待天明去縣裡首告他。」正是：著意種花花不潘，等閒插柳柳成陰。

王興到天明時，思量道：「且住，有兩件事首告不得。第一件，他是縣裡頭名押司，我怎敢惹了他！第二件，卻無實跡，連這些銀子也待人官，卻打沒頭腦官司。不如贖幾件衣裳，買兩個盒子送去孫押司家裡，到去謁索他則個。」計較已定，便去買下兩個盒子送去。兩人打扮身上乾淨，走來孫押司家，押司娘看見他夫妻二人，身上乾淨，又送盒子來，便道：「你那得錢鈔？」王興道：「昨日得押司一件文字，撰得有二兩銀子，送些盒子來。如今也不吃酒，也不賭錢了。」押司娘道：「王興，你自歸去，且教你老婆在此住兩日。」王興去了，押司娘對著迎兒道：「我有一柱東峰岳願香要還，我明日同你去則個。」當晚無後。

明早起來，梳洗罷，押司白去縣裡去。押司娘鎖了門，和迎兒同行。到東嶽廟殿上燒了香，下殿來去那兩廊下燒香。行到速報司前，迎兒裙帶繫得鬆，脫了裙帶，押司娘先行過去。迎兒正在後面系裙帶，只見速報司裡，有個舒角修頭、絆袍角帶的判官，叫：「迎兒，便是你先的押司。你與我申冤則個：我與你這件物事。啞兒接得物事在手，看了一看，道：「卻不作怪！泥神也會說起後來！如何與我這物事？」正是：

開天闢地罕曾聞，從古至今希得見。

迎兒接得來，慌忙揣在懷裡，也不敢說與押司娘知道。當日燒了香，各自歸家。把上項事對王興說了。王興討那物事看時，卻是一幅紙。上寫道：

大女子，小女子，前人耕來後人餌。要知三更事，

撥開人下水。來年二三月，句已當解此。

王興看了解說不出，吩咐迎兒不要說與別人知道，看來年二三月間有甚麼事。

捻指間，到來年二月間，換個知具，是廬州金斗城人，姓名包拯，就是今人傳說有名的包龍圖相公。他後來官至龍圖閣學士，所以叫做包龍圖。此時做知縣還是初任。那包爺自小聰明正直，做知縣時，便能剖人間曖昧之情，斷天下狐疑之獄。到任三日，未曾理事。夜間得其一夢，夢見自己坐堂，堂上貼一聯對子：要知三更事，撥開火下水。」包爺次日早堂，喚合當吏書，將這兩句教

他解說，無人能識。包公討白牌一面，將這一聯楷書在上，卻就是小孫押司動筆。寫畢，包公將硃筆判在後面：「如有能解此語者，賞銀十兩。」將牌掛於縣門，哄動縣前縣後，官身私身，挨肩擦背，只為貪那賞物，都來賭先爭看。

卻說王興正在縣前買棗糕吃，聽見人說知縣相公掛一面白牌出來，牌上有二句言語，無人解得。王興走來看時，正是速報司判官一幅紙上寫的話。暗地喫了一驚：「欲要出首，那新知縣相公是個古怪的人，怕去惹他。欲待不說，除了我再無第二個人曉得這二句話的來歷。買了棗糕回去，與渾家說知此事。」迎兒道：「先押司三遍出現，教我與他申冤，又白自裡得了他一包銀子。若不去出首，只怕鬼神見責。」乾興意猶不決，再到縣前，正遇了鄰人裴孔目。王興平昔曉得裴孔目是知事的，一千扯到僻靜巷裡，將此事與他商議：「該出首也不該？裴孔目道：『那速報司這一幅紙在那裡？』王興道：『見在我渾家衣服箱裡。』裴孔目道：『我先去與你巢官。你回去取了這幅紙，帶到縣裡。待知縣相公喚你時，你卻拿將出來，做個證見。』當下土興蟲了。裴孔目候包爺退堂，見小孫押司不在左右，就跪將過去，稟道：『老爺白牌上寫這二句，只有鄰舍王興曉得來歷。他說是岳廟速報司與他一幅紙，紙上還寫許多言語，內中卻有這二句。』包爺問道：『王興如今在那裡？』裴幾同道：『已回家取那一幅紙去了。』包爺差人速拿土興回話。

卻說王興回家，開了渾家的衣箱，撿那幅紙出來看時，只叫得苦，原來是一素紙，字跡全無。不敢到縣裡去，僕著鬼胎，躲在家裡。知縣相公的差人到了，新官新府、如人之急，怎好推辭。只得帶了這張素紙，隨著公差進縣，包爺屏去左右，只留裴孔目在。包爺問王興道：「裴某說你在岳廟中收得一幅紙，可取上來看。」王興連連叩頭稟道：「小人的妻子，去年在岳廟燒香，走到速報司前，那神道出現，與他們紙。紙上寫著篇說話，中間其實有老爺白牌上寫的兩句，小的把來藏在衣箱裡。方纔去檢看，變了一張素紙。如今這素紙現在，小人不敢說謊。」包爺取紙上來看了，問道：「這一篇言語，你可記得？」王興道：「小人還記得。」即時念與包爺聽了。

包爺將紙寫出，仔細推詳了一會，叫：「王興，我且問你，那神道把這一幅紙與你的老婆，可再有甚麼言語吩咐？」王興道：「那神道只叫與他申冤。」包爺大怒，喝道：「胡說！做了神道，有甚麼沒處申得、偏你的婆娘會替他申冤？他到來央你！這等無稽之言，卻哄誰來！」王興慌忙叩頭道：「老爺，是有個緣故。」包爺道：「你細細講。講得有理，有賞；如無理時，今日就是你開棒了。」王興稟道：「小人的妻子，原是伏侍本縣大孫押司的，叫做迎兒。因算命的算那大孫押司其年其月其日三更三點命裡該死，何朋果然死了。主母隨了如今的小孫押司，卻把這迎兒嫁出與小人為妻。小人的妻子，初次在孫家灶下，看見先押司現身。項上套著井欄，披髮吐舌，眼中流血，叫道：『迎兒，可與你爹爹做主。』第二次夜間到孫家門首，又遇見先押司，舒角幘頭，啡袍角帶，把一包碎銀，與小人的妻子。第三遍岳廟裡速報司判官出現，將這一幅紙與小人的妻子，又囑咐與他申冤。那判官的模樣，就是大孫押司，原是小人妻子舊日的家長。」

包爺聞言，呵呵大笑：「原來如此！」喝教左右去拿那小孫押司夫婦二人到來：「你兩個做得好事！」小孫押司道：「小人不曾做甚麼事。」包爺將速報司一篇言悟解說出來：「『大女子，小女子』，女之子，乃外孫，是說外郎性孫，分明是大孫押司，小孫押司。『前人耕來後人餌』，餌者食也，是說你白得他的老婆，享用他的家業。『要知三更事，撥開火下水』，大孫押司，死於三更時分，要知死的根由，『撥開火下之水』，那迎兒見家長在灶了，披髮吐舌，眼中流血，此乃勒死之狀。頭上套著井欄，井者水也，灶者人也。水在火下，你家灶必砌在井上。死者之屍，必在井中。『來年二三月』，正是今日。『句已當解此』，『句已』，兩字，合來乃是個包字，是說我包某今日到此為官，解其語意，與他雪冤。」喝教左右：「同王興押著小孫押司，到他家灶下，不拘好歹，要勒死的屍首回後。」

眾人似疑不信，到孫家發開灶牀腳，地下是一塊石板。掘起石板，是一口井。喚集土工，將井水吊乾，絡了竹籃，放人下去打撈，撈起一個屍首來。眾人齊來認看，面色不改，還有人認得是大孫押司，項上果有勒帛。小孫押司唬得面如土色，不敢開口。眾人俱各駭然。

原來這小孫押司當初是大雪裡凍倒的人，當時大孫押司見他凍倒，好個後生，救他活了，教他識字，寫文書。不想渾家與他有事。當日大孫押司算命回來時，恰好小孫押司正閃在他家。見說三更前後當死，趁這個機會，把酒灌醉了，就當夜勒死了大孫押司，擗在井裡。小孫押司卻掩音而上人，把：決人心義漾在卞符縣河裡，撲通地一聲響，當時只道大孫押司投河死了。後來卻把灶來壓在井上，次後說成親事。當下眾人回覆了包爺。押司和押司娘不打自招，雙雙的問成死罪，償了大孫押司之命。包爺下關信於小民，將十兩銀子賞與王興，王興把三兩謝了裴孔目，不在話下。

包爺初任，因斷了這件公事，名聞天下，至今人說包龍圖，日間斷人，夜間斷鬼。有詩為證：

詩句藏謎誰解明，包公一斷鬼神驚。

寄聲暗室虧心者，莫道天公鑒不清。